



曹禺年谱长编

下卷

Cao Yu Nianpu Changbian

田本相 阿 鹰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曹禺年谱长编 (下卷)

Cao Yu Nianpu Changbian

田本相 阿 鹰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年谱对曹禺一生的生活、创作和工作经历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记录,几乎将一切蛛丝马迹的资料都尽收其中,并重视对曹禺生活转折点的展示,以此探寻曹禺重点剧作的创作动因、题材来源、写作过程等,揭示他苦闷心灵的原因和内涵,并从侧面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历程和悲剧命运。在资料收集方面,曹禺著作、有关诗文、杂史方志、年谱传记、日记笔录、遗址旧居、文物档案、期刊杂志等,均在搜索范围,同时注重口述历史的调查,对曹禺及他的亲朋好友进行了多次访谈,从中获得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禺年谱长编:全2卷 / 田本相,阿鹰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13-16052-2

I. ①曹… II. ①田…②阿… III. ①曹禺(1910-1996)—年谱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663 号

曹禺年谱长编

(下卷)

编 著: 田本相 阿 鹰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总 字 数: 141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6052-2/K

定 价(全 2 卷): 350.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总 印 张: 79.75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769-85252189

1965年 五十六岁

4月5日,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闭幕。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文化部领导职务。

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月1日 据巴金记述:“十点半家宝来,他同九姑和我去四川饭店,李乔和陈登科刚到,今天由(刘)白羽出面请客……家宝送我到汝龙家。”(《巴金日记》第257页)

1月4日 据巴金记述:“沙汀请我们吃晚饭,并打电话约了家宝,饭后家宝把我们送到前门饭店。”(《巴金日记》第259页) 据田汉记述:“晚继续开会。郑君里谈了很多,谈到我写鬼戏以《湖上的悲剧》为例。但那不是写鬼,而写的人。又谈到杜丽娘,的确我改编意图也是预备写人而不写鬼。又在大庾时住在牡丹亭旧址,断井即在窗下,不碍我们去参观钨矿,后来没有看得太多,系矿方有保留。”“曹禺同志也说了话。”(《一九六五年日记》,《田汉全集》第20卷第303页)

1月5日 以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身份与对外文协副会长丁西林设宴招待日本戏剧家代表团。林林、丁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出席作陪。(《我对外文协副会长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欢宴日本戏剧家代表团》,《人民日报》,1965年1月6日) 据北京人艺记载,中午,曹禺、欧阳山尊、刁光覃、朱琳、石联星到“全聚德”参加北京市文委欢迎日本戏剧家代表团宴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月7日 在养蜂夹道游泳池,遇竺可桢,向他问及今天《人民日报》所发表关于去年10月在陕西蓝田发现一个猿人头盖骨事。(《竺可桢日记4(1957—1965)》第882页)

1月11日 据田汉记述:“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曹禺同志似没有到过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们还不大熟悉。那时熙春也不是‘秦淮歌女’,而是开始与高百岁合作的京剧演员。”(《一九六五年日记》,《田汉全集》第20卷第307页)

1月19日 晚,与欧阳山尊陪同周恩来、周扬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山村

姐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据《周恩来年谱》：“在观看《山村姐妹》一剧后，要求演员有计划地深入农村，深入工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3页)

1月22日 晚，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三楼排练厅，审看剧院新排《凌雪梅》等小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月25日 晚，与欧阳山尊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红色宣传员》。(同前)

2月2日 旧历新年。据田汉记述：“午睡后到铁三。亲家母家亲友甚多，我也喝了碗甜酒酿，到了曹禺、正宇诸友家。”(《一九六五年日记》，《田汉全集》第20卷)

2月25日 上午，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幕。曹禺与刘芝明、老舍、刘白羽、蔡若虹、周巍峙、孙慎等北京市文艺团体负责人出席。(《华北地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开幕》，《人民日报》，1965年2月26日) 会演期间，曹禺观看了山西省话剧院演出的《青年支书》，并上台与演员合影。(《半个世纪的五彩路(1942—1995)》画册第22、86页)

3月17日 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前往日本访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在团长老舍、副团长刘白羽率领下，乘飞机离开北京。曹禺与茅盾、丁西林、曹靖华、张季纯、严文井、林林等到机场送行。(《我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人民日报》，1965年3月21日)

3月20日 据文述：(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携《青松岭》参加了“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大会”。周扬、曹禺等领导同志观看了《青松岭》的预演^①并连夜召开座谈会，给与肯定和赞扬，决定为参加首轮开幕式的演出。(《承德话剧团大事记》，《河北省直文化艺术单位简志稿》，第105页)

是日 在《戏剧报》第3期发表《文化革命的新风气》一文。后收入《论戏剧》。文说：“部队、少数民族、华北区业余演出队的演出和全国各地的业余演出都告诉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有一个强烈的要求，要掌握革命的文艺武器，推动社会主义前进。这是伟大的文化革命的新风气。我们要向业余戏剧工作者学习，更要和他们一道把这种新风气在有利于当前生产的条件下，推广发扬，使我们文化艺术更普及，更能发挥作用，更有益于革命。”

3月27日 晚，在北京天桥剧场，与欧阳山尊、赵起扬陪同周扬、林默涵等审

^① 据1965年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松岭》一剧系第一轮演出剧目，第一轮演出于3月1日结束。这场演出可能是为领导而设的专场演出，且时间可能是2月20日。

看北京人艺演出的《矿山兄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4月1日 下午,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与欧阳山尊、赵起扬参加华北会演大会组织的小型座谈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4月18日 下午,以龙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乘火车到达北京,曹禺与廖承志、楚图南、赵朴初、李伯钊、周巍峙等各方面人士到车站欢迎,并与前往车站欢迎他们的三千多位首都文艺工作者一起,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游行。(《日本话剧团到京,中日两国艺术家举行反美示威游行》,《人民日报》,1965年4月19日;《中日两国艺术家在京举行反美示威游行》,《戏剧报》1965年第4期)

4月20日 晚,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中日友协举行宴会,欢迎日本话剧团。曹禺与楚图南、李伯钊、赵安博、周巍峙、赵寻、朱琳等首都文艺界和有关方面人士出席。(《中日友协设宴欢迎日本话剧团》,《人民日报》,1965年4月21日)

4月22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欢迎日本话剧界战友》。后收入《曹禺全集》第6卷。

4月23日 下午,与赵起扬、夏淳审看《草木皆兵》等小戏(是为配合反美援越所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是日 晚,以村山知义为首的日本话剧团顾问团乘飞机到达北京。曹禺与林林、丁波等到机场欢迎。(《日本话剧团顾问团到京》,《人民日报》,1965年4月26日)

4月29日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诗歌朗诵会,曹禺与李伯钊、谢冰心等出席。(《歌颂英雄的越南人民痛斥万恶的美国强盗》,《人民日报》,1965年4月30日)

是日 一晚,到机场迎接访日归来的老舍。(《一九六五年日记》,《老舍全集》第19卷第244页)

4月30日 在《北京日报》发表《伟大时代的颂歌——学习华北区歌剧、话剧观摩演出》一文。文从“一个伟大的主人”、“两个不寻常的数字”和“三个全力以赴的过硬”三个方面谈了这次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剧目。最后,曹禺说:“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鼓舞我们不断革命,革命到底。……我们要百花齐放,在戏剧艺术上,创社会主义之新,我们要力争上游,以忘我的劳动使社会主义的伟大主人在戏剧舞台上大放光彩,鼓舞亿万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5月5日 晚,日本话剧团在首都剧场举行访华首次演出,曹禺与徐平羽、老舍、李伯钊、赵安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观看演出。(《日本话剧团在京首次演出》,《人民日报》,1965年5月6日)

5月6日 晚,陪同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日本历史剧《郡上农民起

义》。(《周总理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人民日报》，1965年5月7日)

5月7日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国际俱乐部为日本话剧团举行酒会，曹禺与老舍、李伯钊、刘白羽等出席作陪。(《中日两国戏剧工作者畅叙友谊、交流经验》，《光明日报》，1965年5月8日)

5月9日 晚，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现代剧《日本的幽灵》。曹禺与周扬、章汉夫、徐平羽、李伯钊、陈忠经、赵安博、周巍峙等观看。(《周总理观看日本现代剧》，《人民日报》，1965年5月10日)

5月10日 上午，参加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创作经验交流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是日 下午，周扬会见日本话剧团的全体艺术家，并同他们就我国文化艺术工作举行座谈。曹禺与林林、丁波、赵寻等参加。(《日本话剧团在京演出最后一场，周扬副部长会见日话剧团艺术家并进行了座谈》，《人民日报》，1965年5月13日)

5月11日 晚，朱德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近代剧《大年夜》并接见代表团成员。曹禺与楚图南、许广平、周巍峙等观看并陪同接见。(《朱委员长看日话剧团演出》，《人民日报》，1965年5月12日)

5月12日 晚，日本话剧团在北京演出《大年夜》和《竹子姑娘》。曹禺与郭沫若、张奚若、楚图南、李伯钊、老舍、谢冰心、王晓云等观看演出。(《日本话剧团在京演出最后一场》，《人民日报》，1965年5月13日)

是日 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越南人民必胜》一文。后收入《曹禺全集》第6卷。

5月17日 晚，周恩来接见日本话剧团主要成员、日本电影代表团以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曹禺与楚图南、石西民、蔡楚生、刘白羽、老舍、赵安博等在座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客人》，《人民日报》，1965年5月18日)

是日 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日友好协会举行招待会，欢送日本话剧团和日本电影代表团。“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日本话剧团团长龙泽修、日本电影代表团团长岩崎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曹禺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或祝酒。他们祝愿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日俱增，人民友谊不断发展，祝愿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欢送日本话剧团和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人民日报》，1965年5月18日)

5月29日 下午，中国蒙古友好协会举行酒会，庆祝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曹禺作为中蒙友协副会长与郭沫若、韩念龙、楚图南、杨琳等出席，并讲

话。《〈中蒙友好协会举行酒会〉,《人民日报》,1965 年 5 月 30 日)

5 月 31 日 下午,蒙古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赛举行酒会,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曹禺与韩念龙、楚图南、李强、杨琳、石志仁、吴有训、吴晗等应邀出席酒会。《〈蒙古驻华临时代办举行酒会〉,《人民日报》,1965 年 6 月 1 日)

6 月 8 日 晚,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剧团在首都剧场举行访华首次演出,曹禺与楚图南、李琦涛、李伯钊等观看演出。《〈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剧团举行访华首次演出〉,《人民日报》,1965 年 6 月 8 日)

6 月 30 日 据巴金记述:“十二点回新侨。休息一刻钟。家宝来约我上六楼吃西餐。……(晚)家宝来约我出去到北海纳凉,到那里较晚,找不到茶座,从后门走到前门。十一点前回新侨饭店。同家宝到六楼坐了一阵,喝了一大瓶矿泉水,十一点半送走家宝。”(《巴金日记》第 323 页)

7 月 1 日 据巴金记述:“(晚),家宝、姜彬、哈华在六楼阳台等我,上去同他们闲谈到十点四十分。”(同前)

是日 《人民日报》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曹禺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

7 月 3 日 据巴金记述:“同(刘)白羽、(张)光年闲谈到六点,然后同去家宝家。家宝夫妇请我们三人在家里吃晚饭。饭后闲谈。”(《巴金日记》第 324 页)

7 月 4 日 据巴金记述:“(下午)五点家宝夫妇来,说是接到萧珊的电话,要替我买鞋。我说已经在今天早晨买了一双布鞋,不过仍嫌大一些。他们拉我到百货大楼,准备去换一双小号的布鞋。但是那里再没有更小的了。译生买了鞋垫,说是拿回去垫在鞋里,再缝上带子就行了。六点前他们陪我回新侨饭店,又坐了一会。……家宝请司机史群吉送来五十元,这是我向他借的。”(同前)

7 月 5 日 据巴金记述:“(晚)九点二十分同杜宣到新侨饭店。九点三刻后家宝来。我们三人到六楼阳台喝啤酒,谈到十一点一刻,送他们下楼上车。”(《巴金日记》第 325 页)

7 月 7 日 据巴金记述:“(上午)十点半后去老舍家。他留我吃中饭,并把家宝也找了来。十二点老舍夫妇同我和家宝到‘东来顺’吃中饭。一点半坐家宝车回新侨饭店。……七点前杜宣坐作协车来接我去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刚果风雷》,家宝后来也赶来了。戏还不错。”(《巴金日记》第 326 页)

是日 晚,陪同巴金等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刚果风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7月8日 据巴金记述：“(晚)六点半后家宝夫妇接我去国际俱乐部。八点半后回新侨饭店。”(《巴金日记》第326页)

7月9日 晨,巴金由北京启程赴越南访问,曹禺与刘白羽、严文井、李季、韩北屏、孙琪璋、张映吾到机场送行。(同前)

是日 下午,中国蒙古友好协会举行酒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44周年。曹禺作为中蒙友协副会长与张悟真、程浩飞、董学林、金光祖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并祝酒。(《中蒙友好协会举行酒会》,《人民日报》,1965年7月10日)

7月13日 是日起,与朱琳、蓝荫海到北京阜成门外新华门市部深入生活,准备创作反映店员生活的剧本。之后,曹禺在基层店和售货员实行“三同”,一起站柜台、一起推车下街道售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据朱琳回忆:

1965年的夏季,市委书记万里同志请曹禺写一个商业战线反贪的剧本,并指定我协助他(因剧中主人公是女同志),剧院还派了蓝荫海同志共同创作。我们到商店里体验生活,曹禺先生分配去卖邮票,他干了两天,认为这个活太轻太简单,一天下来没几个人买。于是他争取到街上卖西瓜。正值盛夏大太阳,曹禺先生一站就是半天,大家觉得不合适,但他执意要去。没过两天,他竟学会了把西瓜切开来卖。他十分高兴地对我们说:‘卖西瓜这事不简单,对我这样手不提篮,肩不挑担的人是个锻炼啊!’商店后面只有两间小房,其中一间供值班人员睡觉。曹禺先生坚决要求睡在店里,主要是为了和值班的老职工聊天。这位老职工是店里的老人,了解情况最多,曹禺在店里呆了二十多天,几乎访问了所有的员工。最后他的工作受到了全体职工的表扬。(《忆曹禺吾师》)

7月29日 中午,徐冰^①和夫人张晓梅宴请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曹禺与周荣鑫、刘清扬、曾宪植、竺可桢、舒舍予、冯友兰、何基沣、何思源、申伯纯、高登榜、刘仲华、顾颉刚、袁世海、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等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夫人宴请并接见李宗仁先生和夫人》,《人民日报》,1965年7月30日)

8月2日 与朱琳、蓝荫海回到北京人艺,研究剧本提纲。(《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8月4日 下午,参加北京人艺党委会,对赵起扬调北京市文化局“很震动”,但也认为是好事。对创作,认为剧本创作是剧院的生命线。(同前)

^① 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8月6日 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茶会,欢迎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陪同李宗仁回来的程思远。曹禺与平杰三、刘述周、周荣鑫、王新亭、冯铨、武新宇、薛子正、金城、罗青长、连贯、李金德、姚仲康、高登榜等中共中央机关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政协举行茶会欢迎李宗仁先生》,《人民日报》,1965年8月7日)

8月23日 前来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界青年代表271人到达北京。曹禺与马思聪、王芸生等“各有关团体负责人”到车站欢迎。《日本青年代表二百多人到达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

8月24日 下午,出席北京人艺党委会,听取文化局学习“毛著”经验交流会的精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8月25日 下午,首都各界青年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欢迎前来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界青年代表团。曹禺与杨海波、路金栋、王芸生、马思聪、赵复三、陈文润等“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参加。《首都青年盛会欢迎日本青年朋友》,《人民日报》,1965年8月26日)

8月26日 李书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随即组成李书城治丧委员会,曹禺为委员。《李书城先生逝世》,《人民日报》,1965年8月28日)

8月27日 下午,参加北京人艺党委扩大会,传达学“毛著”精神,结合个人对照检查。28、30、31日下午连开,曹禺作个人检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8月30日 上午,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反对“安全条约”新剧人会议代表团、全国勤劳者演剧协议会代表团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礼堂,同中国戏剧界知名人士欢聚在一起,交流戏剧工作的经验。曹禺与老舍、陈白尘、欧阳山尊、朱琳、田华、杨秋玲等出席。《参加中日青年联欢的日本各青年代表团同我各界人士友好会见交流经验》,《人民日报》,1965年8月31日)

9月3日 越南英雄人物陶文聂、范文酩、武茹桂和首都文艺界人士见面,曹禺与楚图南、老舍、蔡楚生、马思聪、刘芝明、吕骥、袁水拍、刘开渠、古元、华君武等参加。《首都文艺界人士和越南英雄会见》,《人民日报》,1965年9月5日)

9月12日 晚,参加北京人艺党委集中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0月12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尖刀——看兰州部队某部业余九人话剧组演出的小话剧有感》一文。文说:“小话剧和戏曲小戏一样,是使革命文艺能够普及的一个重要形式。我们要多写、多演革命的小话剧与小戏。兰州部队某部业余九人演出组的小话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0月14日 在北京颐和园(剧协休养所),与朱琳、蓝荫海研究剧本提纲。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0月20日 与朱琳、蓝荫海回北京人艺,继续创作。(同前)

10月24日 上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上通过纪念筹备委员会名单,曹禺为委员会委员之一。(《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5日)

10月26日 戏剧家熊佛西逝世。曹禺等代表北京人艺发唁电致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0月31日 下午,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曹禺与马寅初、王芸生、钱昌照、徐特立、梁思成、舒舍予(老舍)、程思远、楚图南、廖梦醒、廖耀湘等筹委会委员出席。(《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日)

11月1日 据巴金记述:“(晚)七点前作协来车,接我们夫妇去广东酒家,(刘)白羽请(日本)吉佐和子吃饭,由家宝、(韩)北屏和我们作陪。……我和萧珊又到家宝家坐了半个多小时,取回小林来信。回华侨大厦……”(《巴金日记》第360页)

11月2日 据巴金记述:“十二点家宝夫妇来约我们夫妇去国际俱乐部吃中饭。两点坐家宝车到外文书店买书。三点前回旅馆休息。”(同前)

11月3日 据巴金记述:“八点半于秀珍坐车来接我和萧珊、家宝夫妇去东郊焦庄户大队(顺义县龙湾屯公社),参观地道战遗迹,并看民兵打靶练习。……一点在大队会议室(有印尼的客人)旁边的屋子里吃带来的面包、点心当中饭。……六一点一刻同萧珊吃晚饭。……九点家宝来谈了一个钟头。十点送走家宝继续写报告。”(同前)

11月4日 据巴金记述:“今天作协用我的名义请邓泰梅吃晚饭。李季、魏巍、林元、萧珊已到了那里。接着家宝、冯至也来了。……九点散席后,同萧珊去家宝家,和方瑞、家宝闲谈到十点半。老史开车送我们回华侨大厦。”(《巴金日记》第361页)

11月5日 早,巴金夫妇返上海,曹禺和方瑞到车站送行。(同前)

11月8日 据巴金记述:“寄家宝《我的前半生》一册。”(《巴金日记》第362页)

11月13日 在《戏剧报》第11期发表《一心一意为革命——读王杰同志日记》一文(署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曹禺)。后收入《曹禺全集》第6卷。

11月22日 晚,楚图南^①和夫人彭淑端举行宴会,欢迎前来访问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和夫人。曹禺与老舍、罗俊、刘白羽、吕骥、赵安博、王晓云、林林、杨朔、华君武、王冶秋、司徒慧敏、丁波等“各方面人士”出席。(《我对外文协会长宴请中岛健藏等》,《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4日)

11月25日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举行。29日续会,曹禺与茅盾、老舍、刘白羽、张天翼、臧克家等文艺界人士出席这天的大会。(《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日)

12月8日 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签订的“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签订的“关于一九六六年度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往来项目议定书”,在北京签字。曹禺与廖承志、丁西林、张友渔、老舍、吕骥、刘开渠、刘白羽等参加签字仪式。(《中日四个民间文化和友好团体分别签订共同声明和议定书》,《人民日报》,1965年12月9日)

① 时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

1966年 五十七岁

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后为区别于其他中共中央通知,称《五一六通知》)这一纲领性文件。会议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进行专案审查。会议还对中共中央机构负责人作了重要调动。设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是全国出现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到7月下旬,北京市许多中学相继建立了“红卫兵”组织。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决定免除彭真、刘仁等市委领导职务。

7月3日,《人民日报》题《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转发“《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社论”。

8月1—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会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群众和红卫兵。林彪在接见时讲话,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8月23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名为“北京人民文工团”。

8月24日,人民艺术家老舍被迫害逝世,终年68岁。

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月1日 据田汉记述:“午后同元元到铁三,门口晤曹禺同志。”(《一九六六年日记片段》,《田汉全集》第20卷)

1月4日 晨,赵起扬、宋垠带领北京实验京剧团赴缅甸访问演出。曹禺与夏淳、于民到机场送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月7日 下午,北京人艺召开党委扩大会。各支部书记参加。汇报各支部讨论万里同志报告的情况(重点是备战和党的建设)及党员的思想建设状

况。曹禺、夏淳、于民等均对各支部学习讨论情况给与肯定,并谈了自己的认识。(同前)

1月13、14、17、18、26日 北京人艺连续举行党委扩大会。集中学习讨论领导干部思想革命化问题,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进行检查并相互交换了意见。曹禺、夏淳、于民、田冲、苏民、于是之、杨全久、童超等均作了检查。(同前)

1月21日 春节。上午,北京人艺在剧场三楼宴会厅举行全院春节团拜会。曹禺主持,向全院同志祝贺新春。(同前)

是日 据田汉日记:“午睡后出门,看亲家母,遇青艺许多同志,又去看曹禺,正宇,岳慎。”“回家翰笙刚去。曹禺同志也来过。还有姜治光兄。”(《一九六六年日记片段》,《田汉全集》第20卷)

1月31日 下午,北京人艺召开党委会。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成立批判焦菊隐的领导小组。成员有:曹禺、于民、夏淳、欧阳山尊、于是之、田冲、苏民、周瑞祥。由夏淳、于民负责。另由于是之负责,组织演员回忆焦在艺术创作中的“问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2月12日 晚,万里、陈克寒、郑天翔、张大中、刘绍文、杜若等来首都剧场看《在街道上》,曹禺与夏淳、苏民接待。散场后,各位领导上台看望演员,并合影。(同前)

3月14日 下午,参加北京人艺党委扩大会,讨论“批判焦菊隐文稿”。(同前)

4月4日 北京市财贸系统“五好企业”“六好职工”大会在北京北纬路旅馆举行,曹禺与朱琳、蓝荫海应邀参加。(同前)

4月8日 下午,出席北京人艺党委会,听取传达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的讲话。(同前)

4月13日 下午,与欧阳山尊、赵起扬出席北京人艺党委扩大会,研究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同前)

4月15日 下午,北京人艺党委成员和欧阳山尊研究目前剧院十组剧本创作的进展情况。包括梅阡创作的《战斗的航行》,曹禺等创作的《谢炳琴》,方琯德的《医疗队》等等(均为暂定名)。决定分期分批集中力量促其完成。(同前)

4月20日 由巴基斯坦著名作家易卜拉欣·汗率领的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到达北京。曹禺与杨朔、冯牧、胡可、韩北屏等到机场迎接。(《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到京》,《人民日报》,1966年4月22日)

4月21日 下午,出席北京人艺党委会,讨论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已受批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是日晚,刘白羽^①设宴欢迎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曹禺作为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与杨朔、冯牧、胡可、雷加、黄钢、陈冰夷、韩北屏、王道乾等出席。《《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到京》,《人民日报》,1966年4月22日)

是月 与女儿游览北京天坛公园,并留影。《《曹禺》画册第65页)

5月19日晚,出席北京人艺党委会。会上,分析剧院形势。群众在座谈中提出了剧院的“文艺黑线”问题。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均派人来院召开青年座谈会。他们对“批判”三家村等“不感兴趣”,要青年人“揭发剧院的黑线”。应如何对待,决定请示市委。并决定21日召开全院“声讨”大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6月15日 连日来,外单位来北京人艺贴大字报者猛增。夜11时半,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百余人到北京人艺贴大字报并在后院举行“声讨北京人艺走资派”大会。于民、苏民、童超等与学生见面。(同前)

6月19日 下午一时起,北京人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院大会,“声讨”以赵起扬为首的“黑帮党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蔡安安当场宣布:“废除北京人艺的一切党团组织”,“党团员三人在一起交谈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自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入了十年浩劫时期。(同前)

是日 前来中国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六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代表到达北京,曹禺与巴金、金敬迈等到机场欢迎。《《前来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已有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到京》,《人民日报》,1966年6月20日)

6月20日 据北京人艺记载:“新市委派工作组来院领导运动。上午,全院人员在首都剧场门口列队,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赵起扬、夏淳、于民、童超、欧阳山尊、周瑞祥、焦菊隐、梅阡,被列为‘黑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准参加欢迎行列(田冲、于是之尚未回院,曹禺因病,当天未被‘揪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6月22日 来中国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日本、菲律宾、(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的作家代表到达北京。曹禺与巴金、刘白羽等中国作家以及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到京一些国家代表到机场欢迎。《《越南等八个国家和地区作家代表到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谈》,《人民日报》,1966年6月23日)

是日 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立。团长:郭沫若;副团长:许广平、巴金、刘白羽;曹禺与杨朔、杨沫、胡可、徐怀中、韩北屏等29人为团员。《《参

^①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中国代表团已经成立》,《人民日报》,1966年6月23日)

6月25日 夜间,14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代表到达北京,前来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曹禺与巴金、刘白羽、林雨等中国作家,以及先期到达北京的一些亚非作家代表到机场欢迎。(《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越南南方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作家代表到京》,《人民日报》,1966年6月26日)

6月27日—7月9日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曹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隆重开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8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宣告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66年7月10日)

6月27日 晚,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全体代表,曹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陈毅副总理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全体代表和观察员》,《人民日报》,1966年6月28日)

是月 下旬,北京人艺原剧院党政领导干部均列入“黑帮”队伍,关入史家胡同宿舍院内的两家小屋。均设专人看管,“批斗”时,随时传唤,不“批斗”时写“揭发交代”材料,或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曹禺因身体不好未被关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7月2日 晚,参加亚非紧急会议作家代表刚果(利)的卡巴苏—巴博·埃曼努埃尔,黎巴嫩的易卜拉欣·萨勒梅,巴基斯坦的伊什法克·艾哈迈德·汗,塞拉勒窝内的爱德华·拉敏抵京。曹禺与林元、王杏元等到机场迎接。(《又有一批外国作家代表到京》,《人民日报》,1966年7月3日)

7月8日 下午,中国蒙古友好协会举行酒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五周年。曹禺作为中蒙友协副会长和丁西林、曹克强等出席。(《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五周年,中蒙友协举行酒会》,《人民日报》,1966年7月9日)

7月11日 下午,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敦·策伯格米德举行招待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五周年。曹禺与王炳南、李强、杨琳、史怀璧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蒙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节》,《人民日报》,1966年7月12日)

7月16日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到武汉访问的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朋友,乘船观看了武汉群众横渡长江比赛盛况时,见到毛泽东(横渡)场面。(《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1966年7月25日)陪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在武汉访问的曹禺,也见证毛泽东畅游长江景况。据曹禺文述:“一九六六年,我陪同亚非作家在武汉,看到毛主席畅游万里长江。当时我无比激动,和外国朋友一起向着毛主席高呼万岁!心中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向我们频

频挥手致意。‘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

7月19日 廖承志在武汉举行酒会，招待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国朋友。“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许广平、巴金、刘白羽和其他团员出席作陪。”（《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国朋友分别参观访问延安武汉沈阳》，《人民日报》，1966年7月20日）

7月24、25日 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十九名作家，到洛阳市参观访问。曹禺、杨朔等陪同参观。（《河南省志·外事志》第60页）

7月31日 下午，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德希普里耶·森纳那亚克和夫人从广州乘飞机到达上海，曹禺与许广平、杨朔、郑森禹、李季、韩北屏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以及上海作家芦芒、茹志鹃到机场欢迎。（《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作家到上海》，《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8月1日 郭沫若在上海举行盛大酒会，欢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作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许广平、巴金、刘白羽和部分团员”出席。（《郭沫若团长在热烈欢送亚非作家的盛大酒会上郑重宣布永远忠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实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斗争》，《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11月28日 中央文革召集文艺界大会，宣布要把“旧文化部”、“旧中宣部”、“旧北京市委”彻底砸烂。之后在“彻底砸烂文艺黑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曹禺未能幸免。铁狮子胡同3号，大院门口被贴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曹禺”标语，家也被抄，与世隔绝。曹禺、焦菊隐、舒绣文、欧阳山尊、吕恩等等，被抄家，有的被抄三四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据王卫民^①回忆：“‘文革’初期抄他的家，他有存款几千元，金银首饰也有几千元，共有1万多元。有一个叫李某的演员，年青，把曹禺家放项链的一个匣子藏起来，为此，李某还挨过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55页）

据曹禺回忆：

“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3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

^① 田本相南开大学的学弟，毕业分配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近代文学。